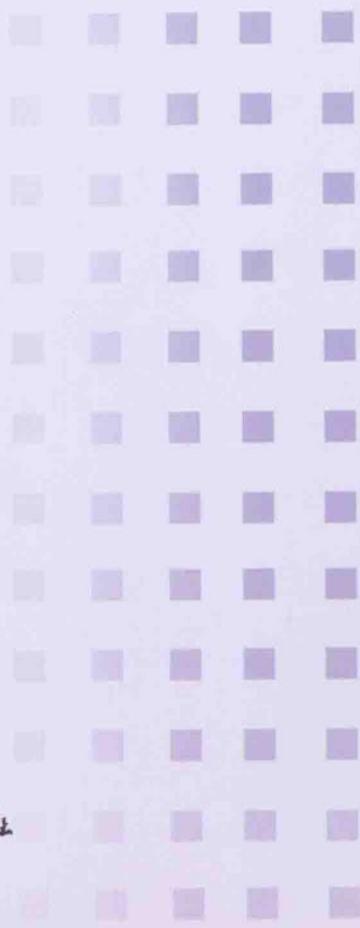




语言语义的集成描写研究

——基于MSS理论原则的句法—语义界面探索

彭玉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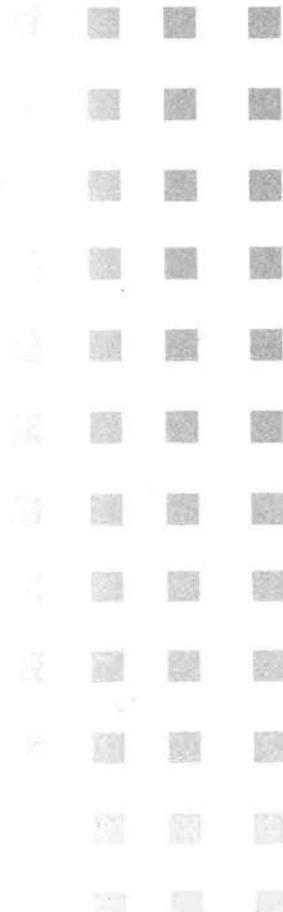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语言语义的集成描写研究

—— 基于MSS理论原则的句法—语义界面探索

彭玉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语义的集成描写研究：基于MSS理论原则的句法—语义
界面探索 / 彭玉海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 - 7 - 5161 - 1897 - 9

I. ①语… II. ①彭… III. ①俄语—语义学—研究②汉语—
语义学—研究 IV. ①H35②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793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李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416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语言结构是一个拥有自身价值规范的有机整体，集成性的语言学模式则是体现这一价值体系的积极原则和方法论。根据该理论方法，描写特定自然语言时，可使用相同的形式化语言将语法与词汇两个不同界面的语义统一起来，形式化的词汇语义描写与语法语义描写成为一个总合构式的不同面相，词汇释义内容、语义特征与语法规则系统有机地协配于一体。这样，词汇语义的描写囊括了与词汇单位语义相互制约的诸如词法、句法、搭配、交际结构角色乃至语用、修辞、认知等在内的全部语义、形式特征以及相关的同义词、反义词、转换词、派生词、语义衍生词等内容。因而很大程度上讲，语言集成描写应归属于交叉学科的一个研究领域，它十分有益于语词同句法手段与语义单位之间对应关系的分析和描写，有利于区分同义、排解多义、歧义，实现语义与句法的对接。

动词是反映“语言世界图景”的重要窗口，也是一个独特的语言功能装置和研究平台。本书以动词语义范畴为对象，以动词语义区分、语义描写的细度、深度为突破口，对语言语义的集成描写问题展开研究。动词不同的（次）语义范畴是动词在语言环境下与不同成分组配所产生的，不同动词的语义意味着动词在新的结构关系中获得了不同的语义句法身份、实现了不同的语义特征和组合能力，因而很难将其作为纯词汇范畴的、静态性质的问题来处理，当代语义理论研究的任务之一正是要探寻词义在具体句法语义条件下发生的语义转移背后的一般规则、方法以及语义变化规律。从这一意义上讲，动词语义范畴是词语语义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的体现，它向我们展示了动词词义在结构方式上是如何变化、如何得以实现的，也正是在这一视阈下，形

式、交际乃至认知、语用特征方面的内容都可以看成是动词意义结构的语义特点。这些认识构成课题研究的基石。

本书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俄罗斯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理论进行系统介评与分析、讨论。二是建构基于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原则的语言语义集成描写模式、厘定研究思路和描写路径。三是在此基础上着重对汉语动词语义范畴及其语义次类展开集成描写研究，尝试建立起有关于汉语言句法语义研究的新的理论体系及句法－语义界面理论的实证范式。研究将有力表明，集成描写关涉语言的语义、语法、交际－语用乃至认知等多方面的内容，它是洞悉语言机理、接近语言实质的重要环节。

课题研究结论通过一定变通处理，可用于汉语关系动词及其次语义类（主题类别）等的集成描写，以识察该大类动词语义的集成描写语言性能。不仅如此，课题研究方法还可运用于汉语名词、形容词、副词，尤其是名词的句法－语义界面研究。因而，该结论有助于理论语言学（特别是理论语义学）、句法语义学和普通语言学的深入开展，对于面向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机器词典学理论、计算语言学理论及词汇知识库、语料库的建立和开发具有积极引导意义，对于拓展汉语语言的“语义动态模式”及“动态词典”语言学思想也不无裨益。

最后，希望本课题开展的集成描写理论研究有利于将汉语语言中从词素到句式的全部语义单位纳入到统一描写的对象并揭示这些单位的非语义属性的语义根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语言事实深入、理性的把握，帮助解决一些汉语语言的实际运用问题，从而可以在方法论本体上深化汉语词汇语义理论的系统化研究。

本课题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06JJD740008）、黑龙江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编号：TD201201）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CET-10-0152）资助。专著的出版得到黑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鼎立支持。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彭玉海

2012.12

目 录

引论	(1)
第一章 MSS 集成描写理论及其相关分析	(4)
第一节 MSS 集成描写理论的语义分析方法	(10)
一、语义分析的理论目标	(10)
二、语义分析的思想精髓：语义内容与（广义）语法行为的 统一	(10)
第二节 俄语动词转义的集成描写问题	(19)
一、转义表示心理感受	(21)
二、转义表示命题态度	(26)
三、转义表示言说活动	(30)
四、转义表示静态事件	(34)
五、转义表示其他行为	(38)
第三节 俄语动词多义的集成描写问题	(40)
一、题元结构关系	(42)
二、语义层级关系	(44)
三、形式结构关系	(45)
第四节 MSS 集成描写理论与汉语语义研究	(50)
第二章 动词语义次范畴化：基于集成描写的动词分类范畴	(67)
第一节 动词语义范畴化概论	(67)
第二节 动词具体语义范畴	(76)
第三节 物性动词的语义次范畴化	(80)
一、物性动词的分类层级及其具体语义类别	(82)

二、物性动词语义类的进一步次范畴化	(92)
第四节 心性动词的语义次范畴化	(93)
一、心性动词语义次范畴化问题	(94)
二、心性动词次范畴化参数分析	(99)
第三章 集成描写理论的动词分布关系特征	(119)
第一节 题元及其层级关系、题元性能	(120)
第二节 题元次语义属性及其语法性质	(143)
一、活物性/非活物性	(147)
二、意志活动/非意志活动性	(148)
三、目的/非目的性	(149)
四、抽象/具体属性	(150)
五、空间—事物性/时间—事件性	(152)
六、内部属性/外部属性	(153)
七、可运作性/不可运作性	(157)
八、可让渡性/不可让渡性	(157)
九、局部/整体性	(158)
十、题元其他次语义属性	(159)
第三节 题元换喻功能	(163)
第四节 题元重合、配价合并与分裂	(165)
第五节 动词兼容性能	(169)
第六节 句法组合变异分析	(191)
第四章 集成描写理论的动词转换关系特征	(193)
第一节 动词的转换概貌、机制	(195)
第二节 动词转换方式、类型	(200)
一、动词语义分析的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200)
二、动词语义分析的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210)
第三节 动词转换与副题元	(223)
第四节 动词转换变异分析	(224)
第五章 汉语动词语义次范畴的集成描写	(226)
第一节 汉语物性动词的集成描写	(228)

一、[111A] 次类动词的集成描写	(228)
二、[111B] 次类动词的集成描写	(256)
三、[111C] 次类动词的集成描写	(261)
四、[011] 次类动词的集成描写	(270)
五、[010] 次类动词的集成描写	(295)
六、[001] 次类动词的集成描写	(296)
七、[000] 次类动词的集成描写	(302)
八、[110A] 次类动词的集成描写	(302)
九、[110B] 次类动词的集成描写	(308)
十、[101A] 次类动词的集成描写	(312)
十一、[101B] 次类动词的集成描写	(316)
十二、[101C] 次类动词的集成描写	(319)
十三、[100] 次类动词的集成描写	(323)
本节小结	(326)
第二节 汉语心性动词的集成描写	(330)
一、汉语心性状态类动词语义集成描写	(330)
二、汉语心性反应类动词语义集成描写	(341)
三、汉语心性态度(关系)类动词语义集成描写	(362)
本节小结	(377)
结束语	(381)
参考文献	(389)

引　　论

语义本身看起来只是语言符号同现实之间的关系或语言符号指向现实事物的一种方式，但要真正看清楚这一概念结构层面的问题，却必须考虑到语言单位语法、交际、语用等方面的内容，而弄清它们相关的句法方式和交际、语用等特征也可以反过来促进深入理解其语义信息，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语言中各种句义单位。前者是语义来源和语义综合，后者是语义归属和语义分析，而这都是自然语言的重要法则。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是汉、俄语语义句法问题^①，研究对象和分析的切入点、操作点是汉、俄语动词语义次范畴^②，研究的理论基础及理论出发点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方法、原则及其相关的理论原理。而我们之所以设定动词为课题研究的对象物，是因为动词语义一句法性能丰富，语言延展力强，是语言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环。“动词是语言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形态、句法、词汇、语义乃至语用理论之中都有十分活跃的表现。语言理论方方面面的内容，从语法、语义直到交际、语用都跟动词范畴息息相关。”（彭玉海，2003：36）

当代语义学的研究重视分析过程的可观察性、商讨性，理论方法的可操作性、实证性和结论的客观性。汉、俄语动词的语义次范畴和多义

① 课题研究将以汉语为主。对俄语相关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第一章。而在讨论一些理论内容时同样会涉及俄语中的现象、问题，即通过俄语语言学相关理论来说明问题或借用相关理论来解决汉语中的问题。这样，在后文的某些地方，汉、俄语动词的语义分析可能是交织在一起的。这都是服务于课题研究宗旨的安排和需要。另外，有时为了避免厚此薄彼，或者提到一种语言而另一种语言的相关方面被忽略，文中表述将略去汉、俄语或汉语、俄语的定语性成分。

② 动词相关的论元结构等方面内容是句法—语义界面理论研究的理想对象物。（参见周长银，2010）

如同其他语言一样，极为常见，但这一重要的句法语义、词汇语义乃至认知语义现象并没有得到专门、系统、深入细致的描写和研究。课题研究的核心就是要分析并借鉴莫斯科语义学派（Московская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МСШ/the Moscow Semantic School, MSS）的集成描写理论方法和原则（методы и принципы интегральны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описаний/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integral linguistic descriptions），对汉、俄语动词语义次范畴问题展开这样的研究。在介绍并讨论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①之外，我们将着力展现并要弄清楚的是：动词语义范畴有其特定的语义机制；动词的不同语义类在集成描写内容即形式特征上呈现出系统化的不同^②。这是因为动词不同语义类决定它有不同的形式句法表征，相应的我们可以通过（广义）形式内容反过来对动词语义范畴进行分析和描写，使动词语义特征得到形式方面的认定和限制。这样，动词的语义范畴与其形式特征构成特有的“语义—形式”对应关系：不同的动词语义范畴有不同的形式聚合类与其对应。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动词语义类背后的形式机制，从而掌握区分动词语义类型的理据，深化我们对语言语义范畴及相关的一系列语言问题（如句法、词汇、语用、情态乃至修辞、认知等）的了解和认识，使言语表达不仅得以丰富，而且会变得形象、生动，更为积极有效地传达人的交际思想、话语内容和言语意图，也使自然语言动词词汇的使用更为经济节约、有的放矢。

借鉴莫斯科语义学派的方法论原则对汉、俄语动词语义范畴机制展开实证性的分析和研究，可以为其语言意义的研究寻求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模式，探寻动词等谓词的语义与句式语义的互动关系，找出动词词汇语义演变的形式、意义乃至语用—认知等多方面动因和类型学蕴涵，为汉、俄语共时语义现象的分析、解释提供新的语言参数和理

① 需要说明的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本身是一种方法、原则，而我们所说的“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是基于这一原则建立起来的一套语言理论——说得准确些，是句法语义理论。换言之，集成描写理论是用集成描写原则指导语言研究所形成的理论体系。这两种提法内涵是不一样的。

② 本课题中所说的“形式特征”是广义上的理解，除了狭义上的句法形式特征，还包括换喻形式、有一定词汇性质的形式、词汇交际性能、语用性能，甚至相关的语义性能等内容。下同。

据，并从动词词汇语义、句子语义的分析中挖掘其制约语句交际意思的有力证据。

须强调的是，由于本课题研究是借鉴俄罗斯莫斯科语义学派思想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所以具体的讨论、阐释将既涉及汉语语言现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俄语语言理论观点、语言材料和语言事实，或者两种语言事实分析交叉进行，但具体的实证分析总体上将以汉语语言为主，这样既能体现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对汉语语言研究的指导性，也能更好地展示课题研究的来龙去脉和完整性、全面性，即基于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理论原则展开动词（包括汉语和俄语动词）句法语义研究。

本课题有关动词语义类型化的集成描写将突破传统的汉语语义研究的一些局限性，有助于认识汉语语言语义的实质，便于从本体层面上客观地观察和分析汉语语言事实、语言词汇现象，一步步走近语言的本质，也使汉语语义描写方法逐步走向理性、成熟。

课题研究主要分三大部分共五章，一是分析、讨论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在俄语句法语义中的表现和实际运用）及其与汉语语言相关研究的关系。二是基于该理论方法具体研究汉语的动词语义范畴，建立起汉语语义句法研究新的理论模式。三是对汉语动词语义范畴展开实证性质的研究，检验该理论模式在汉语言研究中的实用性。其研究结论将类似于汉语动词集成描写词库。

第一章

MSS 集成描写理论及其相关分析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中影响最大的流派是“莫斯科语义学派(MSS)”。该学派初创于20世纪60年代，以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国立外国语师范学院等研究机构和高校为基地，领导人为Ю. Д. Апресян，核心成员有И. А. Мельчук、А. К. Жолковский、Н. Н. Леонтьева、И. М.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等语言学家。莫斯科语义学派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词汇和句法语义理论、词典学以及机器翻译理论。

“莫斯科语义学派在俄语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性的语义理论，并且将许多理论付诸实践，在俄罗斯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鑫, 2008a: 43—44)语言集成化描写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思想的根基、出发点，集成性的语言学描写原则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义研究体系的灵魂，这使它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新兴语言学派，它包含了俄罗斯本土语言学思想和西方语言理论元素，“是俄罗斯传统语言学与西方语言学相结合的产物”(于鑫, 2008a: 43)，这表现在它直接继承了А. А. Потебня、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等俄罗斯语言学先驱的思想及Л. В. Щерба的积极语法(“说话人”语法)观念，同Н. Д. Арутюнова的逻辑语义思想、Е. В. Падучева 的“语言动态模式”理论、И. А. Мельчук和А. К. Жолковский的“意义↔文本”转换理论模式、Г. А. Золотова的“交际语法”等相关，也与N.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TG), D. McCawley、R. John、P. M. Postal等的生成语义学(GS), Ch. J. Fillmore的格框架语法(CG), L. Tesnière的配价语法, G. Helbig的谓词语义语法, G. Lakoff的生成语义学理论, A. Wierzbicka的语义元语言思想等有密切的理论基础关联，充分吸收了这些学者的思想、观点和方法。

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基本点是有关语义（词汇、词典词义）与广义语法^①的结合问题，即语义信息要有语法形式的支撑，旨在揭示语言单位间和语义相关的各种（广义）语法特性、因果联系，而这些形式规则有的是一组语言单位所共有的，有的为个别语言单位具有（Апресян, 1995; 1999; 2005; 2006: 41—68; 2009: 101—148）。因此，某种程度上讲，集成描写原则反映的实质上是“该如何组织或开展语言学描写”的问题，以 Ю. Д. Апресян、И. А. Мельчук、А. К. Жолковский、Л. Н. Иорданская、И. М.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Н. Н. Леонтьева、Е. В. Урысон、О. Ю. Богуславская、И. В. Галактионова、М. Я. Гловинская、Е. Э. Бабаева、Т. В. Крылова、А. В. Санников、С. А. Григорьева、И. Б. Левонтина等为理论代表的学者们的相关研究跳出了“只对单一的句法与语义之间对应关系的描写”的窠臼，把视野投向制约着语言语义分析的更丰富、更为实质的领域，从而在更合理的语言层次上揭示语言语义的实质。而这集中、具体地表现在其语义的描写方法上，“传统语义学一方面与语法割裂，另一方面与详解词典学分离”（Апресян, 1999: 40）。而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理论思想“正是要恢复语义与这两方面的自然联系，并且同语法一起，成为集成描写框架下的详解词典学的理论基础”（Апресян, 1999: 40）。Ю. Д. Апресян认为，“正如心理状态必然反映在生理状态上，词汇单位语义特征必然通过语法特征表现出来”（Апресян, 1967: 24）。语言集成描写理论要求把相关词位的所有信息和意义罗列出来并编入词典中，通过结构形式内容来研究语义，把语法和语义紧密结合起来，使每一个层次的语义信息与相关的形式表达紧扣在一起，明确一个语言单位区别于另一个语言单位的形式依据，为语义内容找到强有力的形式支持，这在我们看来，就是致力于得出“有多少个语义层次、语义范畴就有多少个形式化类别与之对应”（彭玉海, 2001a: 299）这一语义句法结论。这样，通过集成描写揭示出语义和形式规则之间的种种联系对于语言综合和语言分析来

^① 在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中，语法的广义性表现为它是所有形式规则的总和，甚至包括语言的语义规则（Апресян, 2005: 4）。而这同其集成性的词汇、语法、语用一体化思想是相通的，也符合现代语言学“由原来的偏重于静态研究转而在静态研究基础上偏重于动态研究”（邵敬敏、马吉吉, 2008: 62）的趋势。

讲，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参见张家骅，2001：3）。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落实到有关系统性的词典学研究，就是要求每一种语言的语法和词典（词义）结合起来进行描写。说得具体些，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原则在此有两个要求：①在描写某一词位时^①，词典学家应该利用全部规则，给这个词位注明在规则中提到的所有性能，许多情况下还需要把有关于这些规则的信息纳入词典的释文中；②同样，语法学家在描述语言的某种规则时也应该利用该词的全部词位，如果这些词位表现（*поведение лексем*）的相应形式没有直接纳入它们的词典释文中，应考虑从属于该词的所有词位；很多情况下，这要求将具体词位的信息直接纳入语法规则中（Апресян, 2005：4）。语言的集成描写所揭示的规律既有为同一语义类别数量众多的词汇单位所共有的，也有为个别词汇单位所特有的，它把前一种信息纳入语法规则之中，而把后一种信息放到系统性词典的词条目当中。这样，语言集成描写原则把每个词位的描写都变成了独立的科学任务。不过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是相当复杂的，因为“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理论目标是要把这一描写原则用于整个词典的内容，而不是只用于一个特征，是要用于与规则相关的所有特征”（Апресян, 2005：7）。

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主旨与其理论基础是联系在一起的：词汇和语法没有截然界限，同一意义，在一种语言中可能使用词汇手段表示，另一种语言可能用语法手段表示，而且即使是同一种语言中，相同的意义成分也可能既可以通过语法手段，也可以通过词汇手段表示；语法规则与词汇意义是相互制约的，一方面词汇单位的许多概括语义特征决定着它们在语法方面的具体意义类型和在交际结构中的角色地位、词序、组合关系、句法转换等，另一方面，词汇语义的体现也常常取决于词汇单位特定的语法意义类型、形态形式、句法构式和交际功能、角

^① 词位（*лексема/lexeme*）是代表词（*слово/word*）的某个具体义项、表示词的某一意义的词。这样，词位也是一个多面体的语言单位——有自己的语义、句法、语用属性等。在莫斯科语义学派眼里，恰恰是词位，而不是词，是语言词汇的基本单位，词是由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能指和所指的词位形成的词典学构成要件（*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ты*），这些构件有自己独特的共性意义成分（Апресян, 2005：4）。这可以从描写对象、描写层次和描写格局等方面深化词汇语义的研究。

色等（Апресян, 2005: 7—9; 张家骅, 2001: 1—2; 于鑫, 2006a: 30）。

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的理论框架下，词汇和语法同步、语义内容和形式特征相互配合，语言描写中需要通过相同的形式化语言把语法和词汇两个不同的意义层次统一起来，使词汇的语义内容和语法的规则系统相互协调，形式化的词汇语义描写和语法意义描写构成集成描写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在词汇语义分析、词典释义中，把有关词位（лексема）的所有信息、意义罗列出来，并纳入词典编撰中，这包括词位的形态—句法意义、交际超音段特征、相应的同义词（语义接近的词位）、反义词、派生词、转换词等（Апресян, 1999: 40—41）。莫斯科语义学派把这样的词汇集成描写得出的句法语义成果称为“建立起了一个词汇的世界（лексический мир）”（Апресян, 1999: 42; 2006: 65; 2009: 159）。

这样，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中，集成化描写与系统词典学密切关联，集成化描写为系统性词典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原则，而系统性词典学是集成描写理论的实践或实证，它将集成描写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具体化在其新型的同义词解释词典或集成描写词典（见后文）中，也就是说，词典实证成果是集成描写方法的具体表现和运用。进而言之，系统性词典、集成描写词典也是当代语言学所倡导的“大词库，小语法”语言学思想的有力印证和具体实现。

极为重要的是，词汇（语义）同形态形式、句法结构、言语交际规则之间存在系统的关联，词汇语义与广义的语法特征是系统性地相互作用的，因此（理论）语义分析与实践词典学必须紧密结合。把集成描写原则用于词汇的系统性描写，进而可以将语言单位作为一个或若干个彼此交错的词典释义类别（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типы）的成员，以这些词典释义类别为背景来加以描写，即用相同的模式来描写那些属于同一词典释义类别的若干词汇单位的共同属性，而语言对于世界的概括方式本身就是系统的，有规律可循的，这是语言单位系统化描写的客观依据（张家骅、彭玉海等, 2005: 118）。

词汇的词典释义类别可以构成集成化系统描写的核心概念。^①一组词如果具有一个或若干个共同属性，这些属性由于制约着语句或语句片断的生成或理解而必须用统一的模式在词典中加以描写，那么这一组词就叫做词汇的词典释义类别（Апресян, 1995: 690）。每种语言的词汇体系都可以区分出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词典释义类别，同一类别中词汇成员在语义、搭配、形态、句法、超音质特征乃至交际、语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这些特征通过相同或相近的语言描写规则展开描写，所以要求在词典中使用统一模式进行描写（Апресян, 1995: 349）。比如，情感过程在世界语言图景中可分为直接和间接情感、肯定和否定情感，或者分为喜悦、担心、害怕、惊讶、失望、愤怒、恨等语义范畴，简言之，即所谓“感情、心情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相应地，对情感意义动词的描写也可以区分出类似的词典释义类别。划分释义类别可以贯彻语言集成描写的思想，揭示词汇单位的认知本质以及词汇与语义、形态、句法、交际规则等之间的联系。而非常重要的，词典释义类别不同于传统的语义划分，它是具有共同语义性能的词汇聚合体，其划分依据可能是词汇的某些共性语义特征，例如可以分出体力或物性动词、各种状态动词、心理—情感到动词、知识动词、信念或意见动词、运动动词、关系意义动词等。另外，词典释义类别也可能是在构词、形态、句法、搭配、语用、超音质特征等方面具有共性特征。具体要根据哪一种或哪些属性来划分词典释义类别，这取决于词典释义的特定目标。在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中，词典释义类别统合于语言的集成描写，这些类别并非并列的聚合体，彼此间存在一定的语义交叉。

莫斯科语义学派针对语言单位的系统描写不仅局限于词典释义类别的共性特征，而且试图充分揭示它们的个别特征。每种词典释义类别都有一个典范词，其释义充分显示类别的共性特征，而其他词在接近该原型的同时，释义内容中可能显示出来的不同即是同一类别中的区别性

^① 词汇的系统描写（системное описание）以这些词典释义类别为背景来展开，即用相同的模式来描写那些属于同一词典释义类别的若干词汇单位的共同属性。系统描写的最终任务是揭示整体语言词汇的系统性。

特征。

在系统性词典学描写中，词汇、词位的语言内容或句法语义内容不仅有词位的分析性释义或语义模式、词汇特殊的语义特征伴随意义、语用信息，还包括词位的题元性能、各种形态—句法特性、交际—超音质特征等信息（Апресян, 2005: 22）（这一点在前面已有提及）。

系统性词典描写中原则上要求用统一的语言手段（符号手段）、语言方式、模式对词汇类型、特性进行描写，但当词汇对象的个别化不适用一般规则时，可以采取变通或变体化的描写模式，这就是莫斯科语义学派所说的“词典性描绘（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ирование）”（Апресян, 2005: 23; 2009: 159—160）。比如，同样也属于多次性运动的“运动语义类”动词 *бродить* 一般只被给予了“活动（занятие）”意义（Выпускники бродили по ночному городу），因为它没有明显的目的意义，动作的“行为性”相应不突出，这就意味着运动动词 *бродить* 没有真正的“行动（действие）”意义，没有进入普通的“行为”词汇语义模式，而应该在“词典性图画”中予以关注（Апресян, 2005: 24）。因此，可以认为，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系统性词典学语义研究和句法语义研究奉行的是统一和个性相结合的理论原则，词典性类型化释义和词典性图画式释义有机地调配共用。简言之，具体分析中“因词制宜”，在共性原则下允许有例外。而这也是本课题研究中将要贯彻的一个理论原则。

系统性词汇描写的最终任务是揭示整体语言词汇的系统性。每种语言都可以区分出大小不等的词典释义类别。从理论上讲，这些不同的释义类别应该可以涵盖该语言的整个词汇系统，即每一个词汇语义单位都会在这一系统性描写中找到自身与其他词的区别和联系，进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张家骅、彭玉海等, 2005: 118）。

目前，在暂时无法建立一个能够把所有词汇都包含在内的词典释义类别清单的情况下，莫斯科语义学派主张从最主要的词汇组成部分着手分析、研究（Апресян, 1995: 349）。